

# 论许渊冲英译《短歌行》文化意像的艺术

冯子仪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武汉 430205

**摘要:** 中国古诗词蕴含丰富的文化意象, 构成了跨文化翻译传播的巨大挑战。享有“诗译英法唯一人”美誉的许渊冲先生处理古诗词中的文化意像, 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选取其英译的曹操《短歌行》为对象, 剖析四类意象策略: 生态意象以直译补偿传递自然隐喻; 礼制意象通过归化置换适应译语文化; 典故意象以泛化释义弱化历史负载; 韵律意象、借音美再造实现情感增值。这些策略既保留了原诗的文化内涵与情感特质, 又兼顾了英语读者的认知习惯, 在“文化传真”与“诗意可读”之间达成有效平衡, 为中国典籍对外传播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范式。

**关键词:** 文化意象; 《短歌行》; 许渊冲; 诗歌

## 引言

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以其凝练的语言、丰富的意象和深邃的思想情感, 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千百年来, 这些经典作品历久弥新, 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也成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在全球化背景下, 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 更是文化传播的关键环节。曹操的《短歌行》作为汉乐府四言诗典范, 以凝练的语言、密集的意象和深沉的忧思, 成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作。

许渊冲的英译本因其“三美论”的实践, 在古诗外译领域影响深远。他以诗体译诗, 注重韵律再造, 力求传递诗意, 却也不得不妥协于文化差异。因此, 在中华文化“走出去”背景下, 如何译好古典诗歌的文化意象成为关键课题。本文以许渊冲《短歌行》英译本为案例, 解析其处理“杜康”“乌鹊”等意象的策略, 总结可复用的翻译方法, 以服务于中国典籍的对外传播实践。

## 一、古诗意象的特征与《短歌行》案例解析

### (一) 古诗意象的内涵

北朝学者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提出“意象”的概念: 窥意象而运斤。西方诗学意象派代表诗人 Ezra Pound 认为, 意象是在一瞬间呈现出理智和感情的综合体。中国古典文学专家袁行霈认为, 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感的客观物象, 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袁行霈, 1987)。文化意象则是指蕴涵了深厚的民族文化色彩, 映射着该民族在发展、积淀过程中的历史地理、

风俗传统、观念心理、思维模式等特征的意象。

### (二) 意象的翻译

翁显良认为, 要在译文中保留中国古典诗歌的本色, 关键在于意象, 而不在于词藻、典故和形式(翁显良, 1982)。译诗即译意象, 意象的理解与翻译直接影响到读者对原诗的解读与欣赏。文化意象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在增加了诗歌美感的同时, 也提高了翻译的难度。译者若要将汉语诗歌译成英文, 就必须处理好文化意象。如果面面俱到、解释到位, 就会使译文冗长, 破坏诗歌的形式美; 反之, 若做了变通处理, 又有折损意美之嫌。

### (三) 《短歌行》中的文化意象

《短歌行》中运用了“乌鹊”“朝露”“月”“星”等生态文化意象构建时空悲情、“杜康”“瑟/笙”“子衿”“鹿鸣”等礼制文化意象激活宴饮政治, “山海”“周公吐哺”等典故意象铭刻儒家伦理、“悠悠”“呦呦”“明明”“慨慷”等情感韵律意象外化情感跌宕。四者共同织就曹操从天命忧思到天下归心的意志图谱。

## 二、文化意象的处理策略分析

《短歌行》文化意象的英译, 常使译者陷入“文化内涵传递”与“译入语读者理解”的两难。中西方译者对同一意象处理方式各异, 许渊冲则以“三美论”为指导实现策略突围: 对生态意象直译保形, 对礼制意象归化置换, 对典故意象泛化释义, 对韵律意象音美再造。下文将逐类剖析其策略选择, 评估其在“文化传真”与“诗意可读”间的平衡效度, 进而揭示翻译的补偿边界。

### (一) 生态文化意象

生态文化意象是指那些源于自然物象, 却在民族文

化发展进程中被赋予特定情感、哲理与象征意义的意象符号。

“朝露”的“短暂易逝”意象原型可追溯至《诗经·郑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曹操在《短歌行》中借“朝露”慨叹人生短暂，赋予其哲学思考与浓烈情感。若直译为“like morning dew”，英文读者或仅视之为自然现象，难悟生命短暂之叹。许渊冲采用增词法，将其译为“dew on morning fine”。“fine”在英语文化中蕴含“美好却短暂”的寓意，通过增此词，巧妙融入英语读者对“美好易逝”的认知，引导其感知诗中生命忧虑。这种增词基于对英文读者文化背景与理解习惯的精准把握，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丰富译文内涵，实现文化意象的对等传递。

又如“乌鹊”的翻译中，在汉代《禽经》中，有“乌属阳，鹊属阴，阴阳和而政令通”的记载，这里以“乌鹊”喻指中下层官吏。在中文里，“乌鹊”泛指鸦科鸟类。《短歌行》考虑到原诗“慷慨悲凉”的基调和建安文学的现实感，他未选象征意义强烈的“raven”，而是译为表意中性、常用于自然描写的“The crows”，其文化内涵更契合原作情感。因为，在西方文化里，“crow”虽带有诸如不祥之兆等负面含义，但整体表意较为中性，且常用于自然场景的描写；而“raven”具有强烈的文学象征意义，在爱伦·坡的《乌鸦》(The Raven)中象征着死亡、忧郁，在北欧神话里，奥丁的双鸦Huginn & Muninn代表着神秘、预言，在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中则预示着凶兆与黑暗。

“明明如月”中，“明明”为古汉语叠字形容词，意为“明亮貌”，如《诗经·小雅》“明明上天，照临下土”即用其形容光明，故许渊冲将其直译为“bright”，对应“明亮”核心义，以强调月光皎洁。中文“明月”常隐含“高悬”意象，如“床前明月光”，“明明如月”虽未明言“高”，却暗含月亮“高远”的自然属性。因此译文增译“on high”，强化其“遥不可及、普照万物”的视觉感，精准契合曹操以“明月喻贤才”、表达“心向往之却难以企及”的隐喻。

这三个意象通过“朝露”增词、“乌鹊”换词、“明月”显化隐性信息的手段，既实现了意象功能的跨文化对等传递，兼顾了诗歌音律，又让原诗意象在英文语境中获得新生命力，达成“跨语言的诗意重生”。

## (二) 礼制文化意象

礼制文化意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性符号，植根

于古代礼乐制度与典章文物。它们以器物、服饰、仪轨等为具象载体，既呈现物质形态，更凝练儒家“礼治”思想与家国情怀，折射出社会等级、政治理想与伦理观念。

“唯有杜康”中，“杜康”是中国传说中的酿酒始祖(《世本》载“杜康作酒”)，在汉语文化里已成酒的代名词，类似西方以“Bacchus”(酒神)代指葡萄酒。若直译为“only Du Kang”，西方读者易因文化差异误认为人名，无法领会其代指酒的内涵。许渊冲采用意译法，将其译为“wine of good renown”。“good renown”既侧面点明杜康作为“传说名酒”的地位，为酒增添传奇色彩，也契合曹操诗歌“慨当以慷”的悲壮风格。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鼓瑟吹笙”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汉代《乐纬》提到“瑟调则君臣和，笙竽调则法令平”，《礼记·明堂位》记载“大琴大瑟，天子之器”，笙属八音之匏类，是宗庙祭祀的核心乐器，《诗经·小雅》亦有“鼓瑟吹笙，以乐嘉宾”的描述。许渊冲先生在翻译时，没有直接采用直译法将“瑟”译为“se”或者“zither”、“笙”译为“sheng”，而是运用类比替代法。他将“瑟”译为“lyre”，里拉琴作为古希腊祭祀乐器，是阿波罗的象征，其在西方文化中的礼乐正统性与原诗中“瑟”的地位相契合。将“笙”译为“lute”，尽管二者在形制上存在较大差异，但鲁特琴在文艺复兴时期宫廷宴乐中的重要地位，与“笙”在周礼中的功能定位颇为相似。该策略在保留礼乐教化、情感表达等核心功能的基础上，实现文化意象载体跨文化转换，既避免西方读者的认知障碍，又借欧洲经典乐器组合激发其对“高雅艺术”的联想，达成功能对等。

“青青子衿”既指《诗经》中“青色交领”的服饰意象，又因《毛传》“青衿，学子所服”的注解，隐喻未出仕的贤士。但汉语中“青衿”专指士人的内涵，与英语“blue collar”代表工薪阶层的含义差异极大，翻译不当易引发文化误读。许渊冲采用语序调整法，将其译为“talents with...blue”，先突出“人才”核心属性，再用“blue”后置修饰，既降低西方读者因文化差异产生的阶层误读，又准确传达了原诗文化信息。

这三个意象的翻译基于文化负载程度与跨文化认知差异，灵活采用“功能替代、类比置换、语义重构”等策略，在归化与异化之间寻求文化意象的功能等效传递。

## (三) 典故意象

典故意象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极具文化厚度的特殊符

号，源自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或经史典籍。它们以高度凝练的语言为载体，熔铸特定文化内涵、价值观念与情感诉求，既是历史记忆的结晶，也是文化传承的密码，承载古人的智慧哲思与精神追求。诗人常借典故意象以古喻今、借事抒情，使诗歌在有限文字中蕴含丰富言外之意。

“周公吐哺”源自《尚书·周书》记载，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以中断事务接见贤士的典故，成为儒家圣贤的代表，象征智慧与德行。若直译为“Duke of Zhou”，西方读者难悟其文化内涵，需大量注释。许渊冲采用意译法，将其译为“the wise”，精准提炼“周公”智慧贤德的核心特征，使西方读者无需深厚文化背景即可理解诗意，实现文化精髓的有效传递。

#### （四）情感韵律意象

情感韵律意象以富有节奏感的语言形式和饱含深情的词汇，将诗人的情感波动与精神世界具象化。它常借助叠字、拟声词、押韵等韵律手段，或强化情感浓度，或渲染意境氛围，使诗歌在声韵流转间传递细腻的情绪张力。

“悠悠我心”中，“悠悠”二字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诗人对贤才连绵悠远的思念。因英语无直接对应的叠字表达，若直译为“long, long”会生硬失诗味。许渊冲采用意译法，将其译为“pine away”。该短语意为“因思念而憔悴”，既精准传递“悠悠”蕴含的思念深度与持久性，保留原文情感色彩，又以“憔悴”的形象表述强化诗人对贤才的渴望，在传情的同时维持了诗歌意境。

许渊冲翻译“呦呦鹿鸣”时，采用替代法，以“gaily call”替换汉语特有的拟声词“呦呦”，规避直接音译或简单重复，不仅保留原文意境，契合英语表达习惯，让读者迅速领会鹿鸣场景，还通过加入“gaily”赋予鹿鸣愉悦情感色彩，融入原文的意境与情感。

因此，中文特有的叠字、拟声等意象形式，其本质是“情感表达的认知载体”。翻译时需突破语言形式的束缚，以目标语读者的认知习惯为参照，将中文的“语音

强化”转化为英文的“概念具象化”“场景情感化”“隐喻逻辑化”，最终实现“虽失形于外，却得神于内”的跨文化诗意传递。

#### 总结

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中国古典诗歌文化意象的翻译面临关键挑战。许渊冲在英译曹操《短歌行》中的文化意象时，其策略核心在于不追求形式或文化细节的绝对对应，而是敏锐识别意象的核心功能，如象征、情感、礼乐、哲思，并依据文化负载度与目标语读者认知，在归化与异化策略间寻求最佳平衡点，优先保障核心诗意、情感及文化价值的有效传达。这一策略成功实现了核心文化价值与诗意精神的跨文化传递，使译文诗意流畅且情感感染力强。中国古典诗歌外译的成功，关键在于深刻理解文化精髓，以文学感染力、美为核心的，我们在研究文化意象翻译时，也是要服务于文学审美的，一部作品的传播和喜爱，不是因为它承载的文化，而是因为其艺术审美感染力。然而，其归化倾向也不可避免地导致部分文化意象的历史纵深与独特细节被简化或置换。

#### 参考文献

- [1] 丁春晖. 赵彦春英译曹操《短歌行》的翻译美学赏析[J]. 校园英语, 2020, (1): 224-225.
- [2] 郭茂倩. 乐府诗集: 第一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466
- [3] 郭建忠. 简评《西方翻译理论精选》[J]. 中国翻译, 2000(5): 66-67
- [4] 袁行霈.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53.
- [5] 翁显良. 本色与变相: 汉诗英译琐议之三[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 1982, 5(1): 22-25.
- [6] 许渊冲. 唐诗三百首[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6: 1